

傅小青: 舞蹈, 是条信仰之路

5岁,他初次登上舞台,扮演一支蓝色小蜡笔,舞蹈天赋崭露头角;14岁,他被迫于生计的父亲送进歌舞团团代班,正式开始舞蹈生涯。一晃41年,对于舞蹈,他依旧保持着最初的迷恋,从被老师捧在手心的舞蹈小天才到著名编导,获奖无数,内心却波澜不惊。傅小青,山东舞蹈崛起的领军人物,面对蹉跎岁月却守住信仰城池,用坚定而执著的脚步,踏出蓬勃敞亮的舞蹈人生。

文/本报记者 唐娜 片/赵金怀

1 天赋使然5岁起舞 14岁进歌舞团后当台柱

8点,太阳便开始燃烧,洒在裸露的皮肤上,火辣辣的。校园里,路上的人们依旧行色匆匆,穿过校门口不远处的花坛,与几棵芙蓉树打过照面后,他们伴着舞者特有步伐陆续走进一座环形建筑。“他的办公室就在楼上。”东南门口,两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笑脸相迎,并热情把记者带上楼。口中的他,就是傅小青,山东青年舞蹈学院院长,也是山东舞蹈崛起的领军人物。

暗红立领POLO衫,藏蓝牛仔裤,棕色皮鞋看上去光亮如新。皮肤白皙,嘴角挂着浅笑,如果没事先看过资料,确实很难将眼前的他与“46岁”的年龄联系起来。“第一次登上舞台,我才5岁,那时候扮演

一支蓝色小蜡笔。”忆起与舞蹈最初邂逅,傅小青说,此后,每年文艺汇演都有他的身影。

一次偶然机会,父亲看到吉安歌舞团的招聘广告,深知家里最小的孩子痴迷舞蹈,又可以解决工作问题,于是他把这个好消息带回家,并把傅小青送进歌舞团团代班。在傅小青看来,虽然当时自己文化水平只停留在初中,但现在反而要感谢那个年代,没有抹杀他的天性,反而成就了自己的舞蹈之路。

那年,他14岁。在舞蹈团老师眼中,傅小青基本功不出挑,但跳舞感觉是最好的,有天赋。傅小青说,舞蹈需要第六感,教不来,是发自内心的东西。

2 20岁自编“西北风”交差 憾与北舞擦肩而过

没几年,傅小青就成为歌舞团的“台柱子”。他的编舞之路开启得从1988年夏天说起。兜里揣着两三百块钱,20岁的傅小青被团里派去杭州、上海两地歌舞团学习。“你怎么一个人来了?”杭州老师问,“要教个双人舞。你一人怎么跳?”“我告诉我我男女都能学,后来认真练了几个小时就学会了。”傅小青说。

去杭州学习很顺利,到上海却找不到人。“总不能空手回去吧!我索性自己编了一个舞蹈。”傅小青回忆道,那时乐

坛狂刮西北风,自己编的就是西北风联舞。在上海玩了两天,傅小青带着一个双人舞和群舞回团里“交差”了。

1990年,傅小青参加全省舞蹈编导培训班,班里请了北京舞蹈学院的专家,也包括目前他的研究生导师张守和。看重他的舞蹈天赋,编导培训结束后,老师直接把傅小青带去北京,准备让他报考北京舞蹈学院舞蹈编导班,可惜晚了两个月,错过那一次,等下次招生是四年后,他的年龄又受到限制。就这样,22岁的傅小青与北京舞蹈学院失之交臂。



2011年,傅小青参加山东省舞蹈协会组织的晚会,并在现场表演。

3 偷跑山青深造后南下 回团报恩屡获奖

“还是想学习提升自己,不想一直窝在那里。”傅小青通过歌舞团订阅的舞蹈杂志,了解到山青(现山东青年政治学院)舞蹈系招生,继续深造请求遭到团里拒绝后,他默默等待时机,1994年,趁着歌舞团在山西演出期间,他偷偷跑来济南考试。

两年后,傅小青顺利毕业,并在山东剧院举办了一场个人舞蹈作品专场,这也是山东省第一个个人舞蹈专场。毕业后他南下珠海,毫不犹豫加入一个叫圆明新园的艺术团。“深圳世界之窗也想要我,但当时他们已成立两年。我喜欢找原点,同一起跑线,这很重要。”

傅小青说,直到2002年,终于找到报答吉安歌舞团的

机会。当时正值江西首届艺术节,他重回团里,“一分钱没要,帮忙编了两个舞蹈,创作和表演都获一等奖。”三年后,他又帮团里斩获第二届艺术节的创作表演一等奖。

作为圆明新园的主要演员和编导,“抗洪救灾”和意外“脱靶”两个事件让傅小青记忆犹新。“1998年的那次洪灾,我自编双人舞《大江的儿子》,讲述儿子为了抗洪救灾牺牲,母亲面对儿子尸体痛不欲生的故事,跳完后,台下观众眼含热泪鼓掌,一位女主持人哭得上不了台。”之前历次演出傅小青从未失手,直到一次表演舞剧《东方神珠》,在国家旅游局领导出席的重要场合没把舞伴举起。去医院检查才知道由于长期劳累,得了严重的肩周炎。

4 回归学校后圆梦北舞 18万搞专场铺垫舞魂路

2007年,39岁的傅小青迎来舞蹈生涯的又一转折点。“剧团舞台艺术生命有限,随着年龄增长,肯定要退下来,把自己的舞蹈传递给学生更有意义,来学校教学更能体现你的价值。”被山东青年政治学院院领导的这番话打动,傅小青毅然从深圳飞来济南。

回归学校也让傅小青圆梦北京舞蹈学院更顺利。2012年,他报考该校艺术硕士研究生。“从60后到90后,班里同学年龄跨度特别大,我不仅当上班长,还在新生开学典礼上,代表新生发言。”傅小青说,当时特意选了一件特别减龄的连帽卫衣,上台一刹那,甚至有种恍惚回到20年前的感觉。前不久,傅小青再次在山

东剧院举办了自己的个人舞蹈作品专场晚会。筹备一年多,他自己掏了18万。“有朋友说,18万,一个中档车没了,一个房子首付没了!”傅小青说,他觉得很值,起码在自己舞蹈人生履历中又写上一笔。

晚会名叫“一条路”。“也有朋友开玩笑说,我这是一条路走到黑。”傅小青撇撇嘴,“就算走到黑,我也走。”其实,与很多人相比,傅小青是幸运的,因为他喜欢舞蹈,把它当做自己的事业,并作为一生的目标和追求。正因如此,他可以快乐地起舞,一路辉煌,向信仰之路前行。尽管如此,傅小青仍谦虚地说,自己很清楚,这样走下去可能不一定有太多辉煌的东西,但是喜欢就足够。

对话时刻

舞蹈和创作

记者:中国舞蹈有比较深的文化底蕴,如何在作品中融入编导的自我风格?

傅小青:以山东传统文化作为首选,进修现代舞创作手法,我喜欢将现代的理念跟民族性的东西嫁接在一起,让人觉得不会过于传统,又不会难以理解,这也要靠个人的把握和理解。

记者:在很多高校舞蹈专业属于边缘学科,而你办公室楼下建了投资20多万的舞蹈荣誉室?

傅小青:是的,这要特别感谢我们学校的领导。学校对于舞蹈学院的支持力度是很多院校无法比拟的。这也是我选择一直留在这里的原因。

记者:是什么支撑你在舞蹈这条路上走了这么多年?

傅小青:喜欢,还有不服输。虽然很多朋友觉得我特随和,但是我骨子里有一股劲儿,要么不做,要做就要做到最好。

记者:作为一个60后的舞者,你觉得现在90后学生的心态和你们当时有什么不同?

傅小青:像我们当时更多的是因为热爱,所以去做。现在不少90后学生更多地吧舞蹈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,更现实了。

生活和娱乐

记者:听说你现在还单身呢?像你这样的所谓成功人士周围,应该不乏追求者吧?

傅小青:是的。这个我不知道,人家不说,我怎么知道。之前也找过,两人呆在一起经常吵闹。我想是我自身原因,太追求完美罢了。

记者:一个人时间久了,会觉得孤单吗?

傅小青:不会。社会活动特别多,平时还要学习,今年我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,除了毕业作品,还得准备我们的毕业晚会。这学期忙得我都没安排教学。生活丰富得不得了,根本没没时间感受孤单滋味。

记者:在舞蹈之外,平时还喜欢什么休闲活动?

傅小青:喝酒!(能喝多少?)啤酒八瓶没问题,白酒半斤应该还可以。(跟谁喝?)各行各业的朋友,像我酒局很多啊,一年大概有340天在外面吃饭。再有空闲就去电影院看大片。

记者:喜欢看哪些类型的大片?

傅小青:最爱看好莱坞大片,还有香港那种飞来飞去,跟艺术没有任何关联。反正就是越刺激越好,大喜大悲,他们说我有分裂症。

记者:文艺片,也喜欢吗?

傅小青:不知道为什么,我特讨厌文艺片,什么《甜蜜蜜》,什么《山楂树之恋》,哎呀,最恶心了。

记者:你最喜欢的舞者是谁?

傅小青:说心里话,我们这些搞创作的人虽然欣赏别人的东西,但是只欣赏不崇拜。我看别人作品只看一遍,不看第二遍,怕受影响,影响自己的创作,创作最怕模仿。



傅小青剧照



傅小青剧照